

微型小说

乡村肖像

## 拾龙

✦ 蒋晓云

前方一条沟哟，到了就看见；准备往左拐哟，晓得跟着找；大家伙加把劲哟，一起用力往前迈哟！

从村庄到东岗坡七八里地，要经过两个沟五个弯儿和一个爬坡。这个口号还是高明军在抬龙时即兴创作的，为了大家伙劲儿往一处使。

抬龙，是我们这里对抬棺材的说法。八人抬杠子，另外有十多个扶龙杆，队伍很长。

每次抬龙，高明军都很投入，用心来喊口号。五年前，他在抬龙过沟时失了脚，栽倒在地，棺材也栽倒在地，身后的人压在了他身上，造成腿骨骨折。想起此事他就羞愧难当。腿痊愈之后，他便以管事者的身份出现在葬礼上。

高明亮的父亲突然就去了，村里几个年轻后生打打墓之后，按照惯例，高明军要安排抬龙的事情。可是，年轻后生像人蒸发了，找不到踪影。近几年，村里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到外地打工了，每次抬龙就那几个年轻人，就有人不干了，提出来把棺材放到小拖拉机上，拉到坟地里用吊机下葬。高明军坚决反对：“听说前宋庄用吊机下葬时一侧高一侧低，棺材翻了个个，先人不定在棺材里啥样难堪的姿势呢！还听说吊机朝小拖拉机上放棺材，绳子脱落，摔在了车帮子上，竖着砸向地面，哎，死去的灵魂怎么安心！”

喇叭在吹奏，一声比一声紧，一声比一声响亮。高明军再次挨个儿打电话，有的借故推脱，有的甚至不接电话。高明军说道：“明军哥，我们用小拖拉机拉！”

“不行，再给我两个儿子打电话，还真反了他们。”电话接通了，那头仍是“嘟嘟嘟嘟”的忙音，高明军有些尴尬，看看大家，低下了头。

用拖拉机拉棺材，高明军老汉一千个一万个不放心。他远远看见那个吊机，头有些晕眩。拖拉机一下子跳下来十几个人，一字整齐地站在高明军面前，好像等待着他检阅训话。高明军盯着每一张脸，炳坤、水仙、红军，儿子大山、二山，还有昨天打墓的那几个后生，他布满褶皱的嘴起了几个包，呜呜地哭起来：“你们这些没良心的，都跑哪儿去了，还记得回来呀？”几个年轻人围在高明军的身旁，安慰他道：“你召唤我们，我们岂能不来，我们保证让他安安生生入土。”

炳坤坐在吊机上熟练地操作着，那几个年轻人围在棺材左右，抓钩慢慢落下，正中绳索的中央，牢牢地操纵在炳坤手中，徐徐上升。棺材四平八稳，慢慢落下，不偏不倚正好放在拖拉机斗的正中心，高明军一颗心一直跟着棺材在上下起伏，随着棺材平稳落下，悬着的心才放到肚子里。

下葬时，炳坤牢牢地盯着抓钩，轻轻抓起，棺材平平稳稳，慢慢移动，找准位置，徐徐下落，在场的亲人、围观者一个个屏住呼吸，紧紧地盯着棺材，心好像要随着棺材上升下落，终于棺材准确无误地落入墓坑。

高明军眼泪流出来，看着这群后生，高声喊道：“起绳。封土！”后生们挥舞着铁锹，土哗哗落入墓坑，砸在棺材上。

“炳坤，咋这么熟练呀？”事后，高明军有些疑惑。

炳坤告诉他，几个年轻人已经学习半年了，保证让咱们村和邻村的每一位老人平平安安入土。

“我们可不是不管啊。时代变了，抬龙也得变啊。”

高明军望着大家，点点头，笑了。

麦秸垛是村庄的图腾。

麦秸垛是村庄最雄伟的建筑，它以一捆捆麦捆为原料，以长方锥体的形状，矗立成乡村最养眼的风景。一个个麦垛延伸着农民无尽的向往，支撑着一个村庄的精神，补缀着村民们残破的梦幻。

一个麦捆从七月炎热的麦田坐着大喊大叫的木轮车体体面面地走向麦场，队里体壮的男人们光了油黑发亮的膀子，用柴杈挑起来摆成一峰一岭的大垛。为了不占用太多的麦场，或者是为了宣示村庄人因丰收而激荡于胸怀的兴奋，麦垛往往垒得很高很高，十几米、二十米不等。农人有天生的砌麦垛本领，不用一根烂线头完全可以把麦垛砌得周正笔直，好像麦垛是个永久不再拆除的建筑。于是麦场上一个接一个的金字塔雨后春笋一样冒起来了。麦秸垛昂扬在日月里，村里人的梦开始由苦变甜，一些已然消失的欲望重新开始萌生，走路也像驾了风一样的轻松。

麦收下来不急于打碾，一是人力不够，村里的男人女人割麦的割麦，转运的转运，老老少少都进入了龙口抢粮的关键时刻。这时节正赶上了雨季，金黄的麦子在尽量短的时间里转运到场上垒成麦垛，麦上了垛就踏实了，锥形的麦垛任凭绵绵秋雨的洗淋也不会生芽，所以队长每天晚上丢个吨，就就起腿帮吹哨子，哨音尖而硬，可以划破所有人的梦，把大家牵引到亟待收获的麦田里，谁也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推诿。打牛千鞭不见一粒米，汗滴摔八瓣换来的成熟，不能因为懒惰而丢失，这关乎一个农人



君子之风(国画) 王学俊

我的母亲今年已是70岁的老人，她一辈子只种几亩地，每年除了家中的口粮，还会节余一些粮食，再到市场去卖，可以赚一点钱补贴家用。可是，母亲年轻的时候，从没想过要再多种几亩地，多增加一些收入，这个问题，曾经一直令人不解。

卖些余粮的钱，已够补贴家用。那么，我读书上学的钱，又是从哪来的呢？母亲自有母亲的办法，在老家的塘埂边，有一块高高的空地，母亲每年都会在那块空地上，种上不同的蔬菜，这些不同的蔬菜，每年总能卖个好价钱，即使在我上大学需要不少学费时，这些卖菜的钱也基本够我开支了。

在母亲的那块菜地里，有一点我曾经不明白，那就是，母亲为什么不怕费事，种蔬菜总要种上很多种类。如果只种上少数的几种，那不是便于劳作吗？也许，种上许多不同的蔬菜，是为了错开农忙时间，防止过度劳累？

有一年秋天，我在菜地里帮母亲除草，我就和她聊起心中的困惑。母亲听了我的话，笑着说：“不是的，之所以要种许多种蔬菜，有很多原因。有你考虑到的错开播种与收获的时间，人可以不必那么劳累。可多种几样蔬菜，到集市上去卖也更好卖。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说到这里，母亲停了下来。我想，母亲可能是在故意考验我的知识吧。

的道理，人无龙头拿纸拴，唾沫星子溅死人哩。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刚收的麦还没有完全吸纳了麦秸里的养分，须奶奶膘，上了垛麦的膘奶得紫紫胖胖了，再打碾下来，麦的干粒重就上去了，产量也随之增高。

麦垛的金黄也是乡土的，麦充分理解了土地的命意，光泽柔和而不张扬，那一坨一坨的金黄正好嵌合在乡村深深浅浅的绿色中。如果是那种华贵唯美的金色，当然与乡村的背景极不吻合。土筑的庄院不允许，人们的视觉不接受，大野的绿色也肯定很厌恶，因为它不属于乡村，乡村的色彩是多元的、温暖的、和谐的，一眨眼就会把乡村的气场搞乱，你想如果麦垛呈现的是那种亮瓦瓦的金碧辉煌，那么黄金失去了它的宝贵，乡村失去了它的质朴，人们的感官和记忆也会表现出颠三倒四的紊乱。

麦垛给辛苦一生的农人一个仰视的机会。这些一年四季躬耕在田的农民，像一把吹向大地的锄头，像一柄插在大地上的镰刀，养着土地，喂着土地，敬着土地，借此来换取土地的垂怜。他们尽量地用自己的勤劳感动着土地，有耕乏的牛没有犁乏的地，土地的秉性就是这样，你不勤勉地耕耘和翻挖就不会知道土地的金贵和粮食之不易。农人撂翻的是庄稼，土地撂翻的是人。耕耘土地是我们一生的事，收获人的是另一个庞大无形的神圣，它让我们在一次次收获中幸福，在一次苦难中哭泣。给我们繁衍的愉悦，给我们丧葬的悲哀，我们像千瓣莲花一样在泥淖中绰约灿烂。仰视麦垛给了农人一次感叹的机会，辛劳了也获得了，生命由此而精彩。仰天浩叹一声，

新书架

## 《芳华》

✦ 李汶璞

小说讲述上世纪70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年男女从大江南北挑选出来，进入部队文工团，担负军队文艺宣传的特殊使命。

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萧穗子在这个团队里面朝夕相处，她们才艺不同、性情各异，碰撞出不乏黑色幽默的情境。青春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萧穗子以独有的姿态绽放芳华。刘峰，是这个文工团里最不起眼的男兵，比起那些才华横溢的男乐手、英俊潇洒的男舞蹈队员，他个子不高相貌平凡也无才艺。他自觉地承包了团里所有的脏活累活，慢慢地，他成了每个人潜意识里的依靠。他被大家公推为“模范标兵”，得到了各级表彰。他在这样的被需要中活得满心满意，并暗暗地深深地爱上了独唱演

员林丁丁。当他经过漫长的几年的等待，在他认为恰当的时机向丁丁表白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料到，得到的是跟丁丁以及大伙儿平时对他的崇拜完全相反的惊恐的拒绝。进而因此事件的扩大化而被“处理”……严歌苓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好人”刘峰，这么一个平凡不起眼的人物，却最终在四位女兵心中雕刻出最深刻的印痕。

《芳华》涵盖了严歌苓的青春与成长期，她在四十余年回望这段经历，笔端蕴含了饱满的情感。青春荷尔蒙冲动的下男少女的懵懂激情，由激情犯下的过错，由过错生出的懊悔，还有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种种，构成了《芳华》对一段历史、一群人以及潮流更替、境遇变迁的复杂感怀。

人与自然

## 母亲的菜地

✦ 钱永广

想到课本上学到的农作物种植知识，我说：“妈，不同的蔬菜，需要土地里不同的营养，如果只种几种蔬菜，可能对土壤的结构造成破坏，为了不破坏土壤，所以，你每年都要种上许多种蔬菜，是吧？”

我的话，母亲没有听懂。在她眼里，土壤结构，那学问太深奥，一个字不识的她，哪有闲情听我谈这些理论？她只是告诉我，不同的蔬菜，有不同的习性，有的对土壤里的水分要求高，而有的对土地的养分要求苛刻。比如大蒜，要隔年种，还要不停施肥。而花生呢，却很养地，至于辣椒，就怕土地里的水分多。未了，她说：“今年要多种种些青椒和青菜。”

“去年你不是说青椒不值钱吗？”我一脸疑惑。

“你看，今年雨水特别多，很多人的青椒和青菜，

今年肯定要淹死，到时物以稀为贵，青椒和青菜到时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再说，我们家的那块菜地，地势高，几乎不可能被水淹，所以，只要多种些青椒和青菜，保准能卖个好价钱。”母亲说话时，似乎已经稳操胜券。

我家那块菜地，因为地势高，每年给菜浇水，母亲都要比别人吃更多的苦。那年，蔬菜上市时，和母亲想的一样，青椒卖到6元一斤，青菜也卖到5元一斤。那年靠卖菜，家里收入多了几千元。

母亲种菜，种的不仅品种多，而且每年都有变化。在每年的品种选择上，母亲似乎都能算到，今年哪种蔬菜会涨价，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一天，我问母亲：“妈，既然你每年都能提前算到哪种蔬菜会值钱，如果你把菜地里都种上你认为会值钱的菜，哪不是能挣更多的钱？”

听了我的话，母亲深思了片刻说：“你这就是犯了贪心的毛病。如果你只种上你认为会值钱的几种蔬菜，万一雨水变换，你岂不是就要失算？一旦失算，收入就会锐减，像我们靠种地为生，靠卖蔬菜挣钱养家的农户，又怎能经受住这种贪心的考验？”

母亲一辈子只种几亩地，靠种一些蔬菜养家，日子虽然过得平淡，但是不贪心的母亲，从没有让家里的收入大起大落，陷入困境。



进城(国画) 郭建明

绿城杂俎

## 成长的错误

✦ 高玉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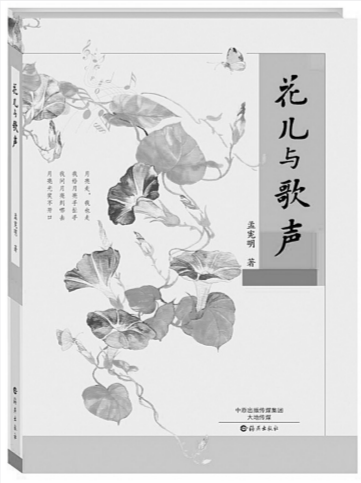
网上看到白岩松先生的一段言论，大意说，社会是个大染缸，孩子们刚出社会什么都不懂，会上很多当，走很多弯路，所以他给孩子们推荐了8本社会技巧 and 正能量的书，让孩子少走冤枉路，避免误入歧途。

毫无疑问，白岩松先生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我只能部分地接受他的观点。实际上，成长的错误不可避免。我们从小到大，读过不少书，接受过不少教育，但是进入社会，还是要犯错误。为人父母，常拿自己的经验教训教育孩子，但是没用，他们还是要犯错误。你告诉他谈恋爱不要太理想，要从实际出发，他偏要爱情至上，只讲感情不及其余，结了婚面对现实问题时，才知道当初父母的话是金玉良言。你告诉他踏入社会要谦虚随和，夹着尾巴做人，他偏偏初生牛犊不怕虎，不合意就和人顶，栽了跟头吃了亏，才知道自己有多幼稚。没办法，这是成长的代价，是破茧成蝶必经的过程，不是提醒、规劝、教导能够改变的。如果几本书就改变了这个过程，那倒是我们太理想、太天真了。

即便是我们这些已经进入社会几十年、有较多社会阅历的人，也不免要犯错误。圣如孔子，还感慨自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不是读书多少的问题，而是人的局限性的问题，只不过孩子犯错误的错误，成人犯成人的错误，伟人犯伟人的错误。读书当然很重要，特别是正能量的书，但是依靠书本上归纳的几条“社会技巧”，就要去面对社会问题，显然是按图索骥、死板教条了。社会很复杂，处世无定法，一切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增加社会实践，增长社会经验，才是少走弯路的最有效的办法。

推而广之，人类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古往今来，历史典籍浩如烟海，但是人类还是要犯错误。“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那么多政治家、智者、贤人，都奈何不了同样的历史悲剧反复上演。即便是今天，军备竞赛不断升级，霸权主义者动辄发出军事威胁，两次大战的教训似乎成了“即将忘却的记忆”，以至霍金近年来多次预言人类自我毁灭的命运。数千年来文明尚且未必能够挽救世界，几本“社会技巧”就能让孩子们少走弯路？

## 连载



“啊！”校长看他露傻相，又提醒说，“刻字的，姓毕。叫毕啥？”大强醒过神来，禁不住笑了，说：“毕昇啊！”“哪村的？”“毕昇是宋朝人，活字印刷的发明人！”“啊啊啊！”校长拍一下额头，“哎哟！我还以为是哪村的人

“谢谢！谢谢大强！谢谢同学们！”高虹鼓着掌，忽然流下泪来。她不好意思地呢喃着：“我太激动了。同学们，我真的太激动了……”同学们都被感动，一个个流下了眼泪。女生们得到鼓励，也相互在对方的脸上盖上了大红的印章。

五年的掌声和激情吸引了校长，他悄悄地来到窗外，亲眼见证了印章的激动。一下课，他就来到了老师们的大办公室：“高老师，你们班做得不对吧？太过分了！”高虹抬起头，一时没理解校长的意思：“啥不对？啥太过分？”她站了起来，“啊，是不是……”她指着自己的额头。

“你坐你坐！”校长笑着，“爱护环境，保护小鱼，也不是光你们班参加了嘛！更不是就你自己支持学生了嘛！这么好的中国印，你不能只自己享受啊，就是纪念，也应该人人有份吧？你太过分了！”“啊？你也想要？”高虹笑了。

“当然了！”中国印嘛，还这么有意义！”校长摊开手。

“那好，我让范大强也给你一枚！”

们刚才就有意见了，可是没办法呀，范大强是她的学生，咱管不了啊！”“就是就是。”闻香、马兰花也附和。

刘芳菲进来了，不同情由就吼：“高虹，也让大强给我设计一枚呗！多漂亮的中国印啊！”

“看看看看，都嫉妒了不是？”校长得意起来，“我提个建议大家看行不行。我们请高虹老师给她的学生范大强说说，给我们老师每人刻一枚泥章。中国印！图案嘛——”

“我们自己选行吗？”牛树林喊。“好，还有谁？”校长正色问。贾成钢从外边大步进来，四条鱼在额上紧围着“贾成钢”，他莫名其妙地跟着叫：“还有我！”

老师们哄地笑了。“有你啥？”校长看着他，“你脸上都有印了，还跟着哄哄？”“是不是、你们有啥好事呀？”

贾成钢做了个鬼脸儿。“喂，校长啊，要是我们四年级的学生也想要，咋办呢？”牛树林狡猾地看着校长。

“就是。大家都参加了，一样的有纪念意义呀！”闻香老师接上。“这好办，五年级可以出几个小师傅教教他们！”校长说。

“好主意！”高虹大声说。“高老师，那我们等了！”校长大声说。

“哎呀！这真是‘高老师高老师高高高，她带着我们做早操’了……”牛树林忽然数了两句。

老师们再一次笑起来。刚好范大强和几个同学从窗外走过。高虹喊了一声：“范大强！”范大强停住。

刘芳菲忽然想起了心明的话，提醒校长说：“范校长，你可以问一问大强，那个姓毕的老头儿是哪村人？”“哎就是，范校长走到门口，‘大强，你说你刻字是跟一个姓毕的老头儿学的，这个姓毕的老头儿是哪村人呀？’”“姓毕的老头儿？哪村人？”大强眨巴着眼睛。